

昨日 ● 青春

杜泰生

民國一百年六月，我決定一個人獨自到台中看看。說是旅遊散心也行，說是緬懷溫舊也可。回到離開近四十年育我、教我，有著無限回憶的台中，絕對是件大事。



隨母親來台灣的那年，我不滿九歲，聽叔公的建議，一家人決定居住台中市西區模範街，讀的是北區的篤行小學，步行約要二十分。不知何原因，我越級上了四年級，大弟則適齡讀一年級。導師中等身材、近四十歲，威嚴寡笑，讓人生畏。全班我年紀最小，膽子小、又是插班生，對這位男老師的教學法很不習慣，他越兇就越想遠離他，但總覺得他對我偏袒，數學考不好，只輕輕打手心兩下，作文比賽、演講比賽都選我代表！那時老師權威十足，家長信任，學生信服。高年級五、六年級學生，一早到校接受近十小時的折騰：聽課、背書、考試、挨打。真是度日如年，如小羊遇到了狼，每天戰戰兢兢。

篤行校舍已顯破舊，還有部分教室被部隊駐用。學生多都來自附近農家，我居住的模範街算是文化較高的學區。當時台中鬧區，在以火車站為圓心半徑不超過 3000 公的範圍。我家跟篤行都屬郊區，大片的稻田跟菜地四處可見。

每到星期天，和弟妹們跟鄰居的小朋友都到五權路、向上路口的基督教會做禮拜。唱著：「神愛世人，信我得永生 -----」，結束前，牧師給一些卡片，也會送我們到一些小禮物、小點心。我本願成為虔誠的基督徒，但升到六年級後，星期天上午還得到校接受導師「鞭策」，身心俱疲，就不再上教堂了。

雖以全班第五名小學畢業，但依然無法考取前三志願，只勉強考上第四也是最後一個志願的私立宜寧中學。宜寧原是裝甲兵子弟中學，當年首次參加聯招，開放招錄一般考生。在宜寧認識了趙教恆，趙是裝甲子弟，比我大四歲，他像大哥哥般照顧我，常常受邀到他家玩。他與父親相依為命，住在一間約七、八坪大小的房間，睡覺、吃飯、休息、做功課全在這裡。很喜歡吃他做的『軟餅』，將麵條成糊狀，放蔥、鹽，一兩個蛋，一起拌好，然後在鍋裡放些油，再將麵糊到進鍋內抹平，兩面煎得稍現焦黃，可口的軟餅就大功告成了。每次到他家，都非常快樂。邊吃邊聽他說故事、道往事，雖可惜他沒有母親照顧，卻好羨慕他能做自己喜歡的

事。他視我如弟，對我說他會有個與我年齡相若的弟弟，卻不幸被日本飛機炸死了。自懂事以來，除了家人，就從沒有一個很好的朋友跟同學，所以把他當成大哥兼摯友。他是全班最年長的，從不自卑，也不倚老賣老，更不會欺辱同學。趙哥並不聰明，數學都要問我，他寫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，讓人欽羨不已。

因為轉學，跟趙哥只短短地相處一年就分離了，自後就再也沒見過他，雖沒有他的照片，但現在依稀可以捉摸住他的模樣。那時的膽怯跟不懂事，離開後竟然沒有回去看看他，也沒有向他告知我轉了學，這段短暫的友誼就此而終。

當年，台中省一中是完全中學，由初一到高三共六個年級，是學生與家長們心目中的頂尖學府。母親希望我能報考一中的插班考，因考績欠佳，無由正取，只「降級錄取」，重讀初一。母親見我跳級上小學，現在降級考取一中，可在一流的學府念初一，打好基礎，並不吃虧。就這樣進了省一中。

導師是教英文的女老師，長相秀氣，嗓音細柔。坐在後面的我，聽不太清楚她說的話，卻不敢對老師表明，只好矇混過去。從小念書，對教導老師們全然採取疏遠態度，一味跟老師保持距離，老師們最好不認識我，把我當成透明人，不要管我。

每節上課，最想聽到的是由一位年已六十，但氣勢十足的老兵王伯伯吹出的下課號聲。以小喇叭號聲作為上下課依準的學校，中一中可能是空前絕後的學校。當王伯伯的下課號聲響起，是我最快樂的時刻，除了上廁所，都急急奔往圖書館。雖然只有十分鐘，我毫不保留地翻看報章雜誌、閱覽文藝刊物，影劇報導是閱讀重點。就是在圖書館因搶看雜誌而認識不同班的馮建國。

因為父母不看電影，所以十歲前，根本不知何為電影，直到有次堂姐帶我到戲院看完由陶金、白楊演的《一江春水向東流》，片子很長，上集電影開頭，男女主角同是一個工廠的工人，他們生活雖苦，但十分恩愛，在中秋月圓的晚上，

兩人擁在一起，對著月亮海誓山盟，下集中，男的在重慶後方有了新歡，妻子攜子逃難到後方，很巧地就在丈夫新家為傭，但他不認原來的妻兒。女主角種種的痛苦跟委屈，讓我哭得唏哩嘩啦。後來看了屠光啟編導演的《天字第一號》，歐陽莎菲演的女情報員，讓人印象深刻，久難忘懷。

認識馮不久，一起看了幾部好萊塢電影，我從此陷進「電影漩渦」，開始對電影產生狂熱。學校書本課業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，評論電影才是我們主要話題。一聊起電影，二人有如滑進蒙太奇境界中，一發不可收拾，電影的魔力，有時站著聊兩、三個小時是常有的事。那時，除了讀書，看電影也成為我倆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。

四零年代，台中電影院分首輪跟二輪兩類。首輪有台中戲院，以演日片為主，國片為輔、成功戲院只映西片、豐中戲院為福斯公司【新藝綜合體】的大本營、金都戲院中西片都放映，後來新開張了一家規模最大，設備最新的東海戲院西片為主，另外一家小規模的森玉戲院專演國片。二輪的有中山堂、東平、文樂、宗由、國際、樂舞臺、金星、文山、南台等戲院。跟馮對各家戲院位置、設備、選片模式、收票員態度、宣傳方式等都如數家珍……。若有「最佳觀眾獎」，我倆肯定當之無愧。

首輪戲院推出的電影，我們幾乎不放過任何一部，只要戲院推出放映，想盡辦法要在放映前幾天趕著觀賞。原本不太想看的，也會在二輪映時補看。當時有些電影沒有中文字幕，靠一旁的幻燈字幕說明，有些二輪戲院更有「口語傳譯」的服務，所謂口語傳譯，就是有一個能言善道的人，利用「麥克風」跟著電影的進展跟銀幕上演員的對話，做現場翻譯，遇到厲害的傳譯員，他不但翻譯電影的對話，還添油加醋做些效果。對此雖很反感，但又無能為力，因為不看就沒有機會看了。

要看這麼多電影，哪兒來的時間？哪兒來的錢買票？說真的，也有些說不清，哪兒來的時間跟金錢看那麼多的電影？後來仔細分析一下也就了然。省一中每天下午三點五十

分放學，既無降旗也無課後輔導，下課號聲一響，我們立刻飛奔停車場，快速騎向電影院。當時電影院不清場，可以接著看。沿自由路下坡騎去，不要十五分鐘就可以到達密佈影院的「down town」，接看兩點半那場的後半段，然後接看四點半場次的前半段。看完回家，大概是六點半左右。若是夏天，六點半的天色還早，母親都不會說什麼，遇到片子長，回到家都快七點，母親當然會問晚歸原因，小腦袋瓜就得絞盡腦汁了。通常都以老師留下來考試，或說到同學家寫功課為由，但用得太多，就要改個藉口，偶而會說腳踏車壞了，是推回來的，想想看，由學校推回來，當然會搞到天黑才回家。其實，腳踏車是在家巷口被我「弄」壞的，最簡單的方法，就是把車鏈弄下來。

每週的平日，大約會看一兩場，到了週六下午再連趕兩場，有時星期天再看一至二場，所以一週可以看四至五部，一月下來平均看十五部到二十部。最高紀錄是一個月二十八部，幾乎一天一部。至於看電影的錢，就要費點心思了。最大的來源是省早餐錢，實在沒有錢了，就說學校要交班費、或說要買書……。總之，挖空心思弄錢來看電影。念初中那三年，電影票價大概是新台幣 2.2 到 3.2 元（0.2 元是救濟大陸災胞捐獻金），二輪是 1 元左右。台中首輪戲院，凡是比較賣座的日片或國片，價格就高，而且不售學生票，映西、日片時才有學生票，跟馮建國是不看日片的，因為受不了日本影星表演方式（尤其是古裝劍道片）。最主要的是，痛恨日本曾經屠殺過我們的同胞。很喜歡看香港國語片，所以當新開幕的東海戲院，在門口貼著『本院學生不優待』的時候，可惱怒了學生觀眾群。我心裡氣、嘴裡唸，但也莫可奈何。但其他人可就付諸行動了，利用去看電影的時候，用小美工刀把好幾個新沙發座位劃了一刀，當馮告知後，便好奇的到戲院去瞧瞧他人的『傑作』，發現樓上的座位，幾乎全挨刀，真是慘不忍睹，存心是要東海好看。果然，戲院不久就貼上『本院為鼓勵學生欣賞佳片，特別優待在校學生』。

平日放學後，若說好要看電影，和馮就從學校一起騎車到影院。到了週日假期，雖無電話聯絡，但咱倆卻心有靈犀通地在電影院樓下第七、八排座位不期而遇。看完電影後，更意猶未盡，就在停腳踏車的地方又聊起來。說劇情、道影星，講八卦，聊得口沫橫飛。為了不同觀點，辯得面紅耳赤。如果週日沒電影看，他就會從東北方的建國路家騎二十分鐘，到位於西邊模範街找我，在竹籬笆外叫一聲我的名字，我就會應聲而出，站在門口或巷底聊起來。這一聊又是一兩個小時，有時聊到晚餐時間，馮索性就在我家吃飯。最長紀錄是聊八個鐘頭。很少到他家，因為討厭他大妹子，每次找馮，她都會在開門時對我吼道：「又來談電影了！說不厭啊！」

沒電影看時，就結伴依一定的路線逛電影院：看看廣告、瞧瞧新片的劇照，最重要的是拿「本事」。何謂本事？就是電影說明書。那時電影宣傳途徑當然不如現今，所以戲院都會在新片上映時，印製小小的電影本事，大致將電影故事簡單寫一個大綱，經常最後是這樣的：欲知結果，請看本片。幾乎每家戲院都會走一遍，到入口櫃檯拿一張，馮是看完就丟，我則全集了起來，整理成好幾本保留至今。另外，也買電影雜誌，每一期的「南國電影」，「國際電影」、「銀河畫報」、「銀色畫刊」等。看這些電影雜誌看出心得，可以準確猜出即將要出版的封面影星是誰。有次，做一個夢，夢見即將出版的「國際電影」封面是「電懋三小」張慧嫻、劉小慧跟李芝安，而且每個人的姿勢跟位置都活靈活現在腦海裏，等看到新一期「國際電影」的封面，簡直不敢相信，夢裡竟然真時出現在我面前。

看電影看得著魔，變得能夠先知先覺了嗎？

跟馮雖然同校，但不同班。他記憶奇佳，看過的電影細節都深入腦海，成績不錯，但不喜作業，初二下因理化不交報告扣分而不及格，加上工藝、美術科欠交作業、音樂不去補唱不及格，居然因「一主三副」留級，不能升到初三。但兩人依然下課在圖書館會面，放學一起進電影院，假日有

機會就騎自行車到對方家打屁。後來考上不同的高中、大學雖然同校，但不同系，一起看電影的機會大減，但依然著迷電影，只是各看各的。他每次到我宿舍，話題還是電影，聊到末班公車已過只好隨便睡在地板上，聊到眼睛都睜不開，才朦朧中睡去。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，我家遷居臺北，他全家移居美國，說電影道電影似成絕響。想起兩人跑影院、看電影、聊影事的時光，我是五味雜成。

馮一去美國四十餘年，只有在我赴美旅遊時見過兩次面，話題所談的自是電影，但已無當年氛圍，雖然還是熱中電影，心境卻再無年少時的赤子狂熱、澎湃激情。不過，談起年少那段在台中的電影生涯，則是百感交集，對那時的種種，有懷念，有感慨、有無奈。

前年馮以 EMAIL 說：「真想回台中看看森玉戲院變得怎麼樣了？我們樹下聊電影的鳳凰木是否還在？你難道不想回去看看嗎？」

他的幾句話，真是當頭棒喝，僅僅只需五十分鐘高鐵路程的台中，竟然離開這麼多日子！真是罪過啊！若是不再投進台中的懷抱，恐怕會遺憾終身了。

終於我來了，明知往日情景不再，但依然抱著追思情懷，去尋回流失的往日點滴。只是萬萬沒有想到，以前的台中精華地帶，如今會凋零至此。所有曾經踏過無數足跡的影院，完全不見了。我不死心，要找回曾經屬於我的蛛絲馬跡。



住了十五年的模範街日式故居，門牌依舊，卻已是四樓公寓，家後面一條經常捉蝦網魚的潺潺溪流躲入地下，變成車水馬龍的英才路。篤行小學整個翻修，舊校園徹底消失了，畢業時手植的鳳凰木也失

去蹤影。找不到宜寧中學的影子了、台中一中的大門也變了模樣，高中時讀的市立一中與二中，都已改為國民中學…。



尋找舊戲院是回台中的主要目的地。曾經伴過青少年歲月，讓我流連徘徊、觀賞過無數電影的東海、豐中、森玉、東平等影院不是大門深

鎖，就是改為他用。仔細尋覓，總算看到已斑駁殘破，但還依稀隱藏深處的戲院招牌。激動之餘，忍不住用手機拍下留痕。台中、成功、樂舞臺、文樂等戲院都改成商業大樓，完全無影無蹤，留下惆悵、唏噓……。

影院全移往新市區，變身影城，多銀幕廳、杜比立體音響、4D 數位…，但無法激起一絲心動，我要的是五十年前的老台中影院呀！佇立在殘破的老電影院前，眼眶陣陣迷濛，彷彿看見自己，騎著腳踏車，瘋狂追逐各電影，青春的瀟灑溢於臉龐……一陣疾駛汽車聲，很快地拉回到現實，從車窗映出，我已是一頭灰白髮老者！人不瘋狂枉少年！夫復何求呢？無論是懷舊，抑是緬懷，對電影的熱情依然未減，因為電影讓人保有赤子之心，也是快樂的泉源。過往的記憶、昨日青春，如同消逝的台中舊貌，抓也抓不住，回也回不去了……。